

克劳塞维茨 战争哲学思想研究



STUDY OF
CLAUSEWITZ'S WAR
PHILOSOPHICAL
THOUGHTS

夏征难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序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十分注意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马克思称赞他“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8页）恩格斯称他是军事方面“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258页）列宁则称他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334页）虽然由于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的军事思想中有不少唯心主义的杂质，但由于他自觉地采用了辩证的方法和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许多闪闪发光的真理的颗粒。正是他，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命题。正是他，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用来观察战争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对进攻与防御、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胜利与失败、歼灭战与消耗战等的辩证关系，发表了相当精辟的见解。所以，如果我们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研究他的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能够促进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

1964年，叶剑英元帅在看望一个军事理论写作班子的同志时，曾说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很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我们应该研究它。不但要研究，还应写出有份量的著作来介绍它、评价它，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这对发展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是很有益处的。”由于我当时也是这个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对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战争论》的研究，除了发表过一些从某个侧面进行分析的文章外，尚未见到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的份量较重的著作。鲍世修同志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一文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夏征难同志的这本书，则对克劳塞维茨从考察战争史中所得出的哲学教训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

作者运用了唯物辩证的方法，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的实际出发，与其前人和后人的有关思想作了比较和分析，既指出了他的重要贡献，又指出了他在某些问题上的不足和失误。可以看出，作者的哲学和军事理论知识是比较丰富的。书中对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核时代战争是否仍是政治的继续的问题等，发表了言之有据、持之成理的见解，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书中所谈，虽然抽象思维的层次较高，但并不艰涩难懂。当然，对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遗产的研究，本书不过是一个份量较重的尝试。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

林伯野

1988年6月1日

目 录

第 一 章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及其时代	(1)
一、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	(1)
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	(8)
三、半封建的德意志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	(12)
第 二 章 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思想渊源	(19)
一、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	(19)
二、主要受胎于黑格尔哲学	(31)
第 三 章 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研究方法	(45)
一、根据绝对战争研究现实战争	(45)
二、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	(63)
第 四 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规律与认识	(81)
一、战争只能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	(81)
二、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89)
第 五 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与政治	(95)
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95)
二、政治不能违背战争的性质	(113)
第 六 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目的与手段	(126)
一、战争的目的是打垮敌人，手段是战斗	(126)
二、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战争的最高目的	(136)
第 七 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理论与实践	(148)
一、理论应该是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148)
二、理论应该通过批判地考察接近实际	(157)

三、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	(168)
第八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物质因素	
与精神因素	(176)
一、军事天才是一切精神力量和谐的结合	(176)
二、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	
精神力量之一	(201)
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	
融合在一起的	(207)
第九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与民众	(212)
一、民众战争理论的形成	(212)
二、民众战争是战争整个发酵过程的	
扩大和加强	(220)
三、民众武装是一种巨大的战略防御手段	(226)
第十章 克劳塞维茨论进攻与防御	(234)
一、进攻与防御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234)
二、防御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239)
三、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	(248)
四、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最光彩	
的部分	(259)
第十一章 克劳塞维茨论集中兵力	(270)
一、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	
集中兵力	(270)
二、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	(284)
第十二章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胜利与失败	(295)
一、胜利的要素及决定胜负的时刻	(295)
二、主力会战胜负将产生强烈影响	(304)
三、胜利者的追击及失败者的退却	(309)
第十三章 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历史地位	(319)
一、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经典	(319)

二、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重要的理论	
来源之一	(324)
三、军事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333)
附录一 《战争论》(删节本)主要内容表(草稿)	(341)
附录二 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研究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48)

第一章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及其时代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十九世纪普鲁士资产阶级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和战争哲学家,普鲁士军队的少将。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和法俄战争,在总结战争经验和研究以往战史的基础上,用十二年时间写出了《战争论》。他所处的时代,是欧洲工业革命、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发生的大变革的时代。当时,英、法等国已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德国仍处在封建的襁褓之中。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拿破仑战争的兴亡,以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成。

一、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

克劳塞维茨1780年6月1日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税吏的家庭里。据说,他的祖先曾是贵族,但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牧师和神学家。他的父亲早年曾投身军界,于七年战争(1756—1763)中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中任少尉。在一次战斗中,右手受伤致残,被解除军职后,回到布尔格镇任税务官。直到1827年,克劳塞维茨家族的贵族称号才得到确认。在此之前,由于克劳塞维茨的父亲难以用三百塔勒的年俸养活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因而除长子能够进大学研究神学外,其余三个儿子从小就先后被送进了军队。在弟兄四个中最小的克劳塞维茨还不满十二岁时,就被父亲带到波茨坦,送进费迪南德亲王的第三十四步兵团当士官生^①,开始了行伍生活。

^① 士官生,1808年前普鲁士军队中的一种官职,军级为下士,佩下士军衔。

1793年，当普鲁士、奥地利联合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年仅十三岁的克劳塞维茨就参加了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首次感受到了格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气氛，体验了战争的真实情景。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法国军队的胜利和普鲁士军队的失败等景象，却给年幼的克劳塞维茨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同时激励了他的求知欲和进取心。

1795年，普鲁士与法国媾和后，克劳塞维茨和他所在的军队度过了十多年的和平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努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据载，当他所在的团到威斯特伐利亚境内的伯爵领地特克伦堡休养期间，他阅读了从附近的奥斯纳布吕克可以得到的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当代哲学家的著作和所谓光明派的书籍。^①在卫戍地诺伊鲁平期间，他阅读了当时新出版的大量军事书籍，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的军事著作，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克内泽贝克（1768—1848）的《对目前战争的考察及对其错误评价的原因》、《最新战事文库》，《新贝隆娜》杂志刊载的黑森的弗·贝·冯·波尔贝克少校《关于法国人在这次大陆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众多胜利和幸运的原因》的文章，格奥尔克·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1733—1814）的三卷集《关于战争艺术及其发展与可靠性》，珀尔尼茨《时代精神对军官的高度文明可能和应该有的影响》的文章，和弗·冯·德肯《论战争状态和国家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尤其是对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迪特里希·亚当·冯·标洛（1757—1807）的《新式战争体制的精神》一书进行了探讨。此外，克劳塞维茨还学习了拉丁文、数学，以及外国古典作家的一些著作。他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开始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注意。

① 光明派，是光明团的成员，该团在德意志成立于1776年，是按照耶稣会会规组织起来的一种秘密团体，它否定君主专制制度，向往建立一个符合启蒙运动思想和理智的大同世界。德意志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歌德、赫德尔等参加过该团。该团于1785年被禁止，逐渐解散。

1801年秋天，克劳塞维茨被荐送柏林军官学校学习，使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军人进入了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新天地，开始了他一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学习过程中，他愈发感到自己被追辍学入伍造成的所受教育的不完备和知识上的缺陷，并决心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弥补以前所耽误了的时光。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数学、逻辑学、战略和战术、军事地理、炮兵和筑城等必修的课程，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外，对选修课程非常热心。尤其爱听当时在柏林很有名望的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1766—1819）教授的哲学讲演。其中，基瑟韦特的著作《根据康德学说原理的纯普遍逻辑概论》和《论批判哲学的最重要的真理》，对他研究康德哲学有很大帮助。由于克劳塞维茨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因而深得该校校长格哈特·约翰·达维德·冯·香霍斯特（1755—1818）的赏识。香霍斯特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主编过《新军事报》，著有《军官手册》等书，曾担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改革。他无论在鼓励勤奋精神，提供学习方法，指明应走的道路等方面，都给克劳塞维茨以特殊的帮助，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以后的行动受他的影响很大，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尽管他们的地位和年龄十分悬殊，但相互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后来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

1803年春，克劳塞维茨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经香霍斯特的荐举，担任了普鲁士奥古斯特（1779—1843）亲王的副官。在此期间，克劳塞维茨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出入宫廷，得以频繁接触柏林上层社会和广泛结识知识界的人士，通过各种倾听和观察，深化了他对当时的精神生活和政治及社会事件的认识。同时，他还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参加香霍斯特主办的军事协会活动，继续从事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并侧重研究了这一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法国军事著作。此外，他还进一步丰富了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其他方面的知识，除继续听热衷于宣传康德思想的基瑟韦特教授的哲学课外，还研究了瑞士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米勒（1752—

1809)的《瑞士史》等著作。他尤其喜爱德国剧作家、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席勒(1759—1805)的作品,研究了席勒的《尼德兰的判离》。阅读了德国伟大诗人和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和德国伟大思想家、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1729—1781)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些论及军事、政治、社会和哲学等问题的论文和研究文章。其中,批判某些军事著作方面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并且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曾于1805年在《新贝隆娜——或军事艺术和战史文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冯·标洛先生的理论战略和应用战略的意见,或对其中所含观点的批判》的著名军事评论。

1806年10月,在第四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中,克劳塞维茨随奥古斯特亲王所率领的步兵营参加了奥古斯塔特会战,退却时在普伦茨劳与亲王一起被法军俘虏,被解送法国度过了近一年的战俘生活。这次战争给祖国蒙受的屈辱和个人遭到的不幸,深深激发了克劳塞维茨的爱国热情。他为了摆脱心灵创伤的痛苦,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了数学、法语,阅读了法国女作家热尔梅娜·德·斯埃埃尔——霍尔施泰因(1766—1817)写的长篇小说《柯林娜》等文学作品,对法国社会作了社会调查,与反拿破仑战争的一些著名作家和教育家结识,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并且,他还写了《关于奥地利在参加反法战争的情况下的作战计划草案》、《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等文章,其中通过比较普法双方的状况,以及分析普军失败的原因,提出一些已经接近改革思想的有益主张。

1807年10月,克劳塞维茨获释回国。他根据自己的这段经历,从1807年11月至1808年3月间,写了一份长达十四页的备忘录:《关于普鲁士未来反法行动》,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作了预测和探索。他还根据切身的体会,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并积极参与了香霍斯特主持的军事改革工作。1808年,当普鲁士军队改革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时,克劳塞维茨就任了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

办公室主任，协助香霍斯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案，起草了许多重要的决策性文件，对普鲁士军事制度改革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段时间里，克劳塞维茨还结识了军事改革委员会成员奥古斯特·威廉·安东·格乃泽瑙(1760—1831)等人，格乃泽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高度修养并有独立见解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对克劳塞维茨的直接影响，仅次于香霍斯特。1809年秋，克劳塞维茨进到总参谋部工作，并参加了整编后的军队为期三周的秋季演习，从而又丰富了他在部队指挥方面的实际经验。

1810年8月29日，克劳塞维茨晋升为少校，并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还担负了给十五岁的王太子(1840年即王位，称腓特烈·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的任务，前后共两年。这使克劳塞维茨得以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他所为此而准备的八本总计二百四十四页的讲授提纲，已经初步勾勒出了他的战争学说的大致轮廓。同年12月17日，克劳塞维茨与经过六年艰辛而又漫长的恋爱的玛丽·冯·布吕尔(1779—1836)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抱负的基础上的，玛丽对克劳塞维茨情深意笃，是克劳塞维茨的患难知音和得力助手，在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的创举中，凝结了玛丽的心血。尽管他们在婚后未能生育子女，但在共同的精神事业中却硕果累累。

1812年，在拿破仑发动大规模侵俄战争前夕，克劳塞维茨因反对普王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同拿破仑结盟而决定辞去普鲁士军职，去俄国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香霍斯特、格乃泽瑙等人也都准备跟他同时辞职。为了向德意志人民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及其辞职的理由，克劳塞维茨受香霍斯特等人的委托，于2月写成著名的《三个信条》。4月，克劳塞维茨按照自己的意愿启程去俄国供职，在俄军总参谋部担任沙皇顾问冯·富尔将军的副官，领中校衔。6月22日，拿破仑向俄国宣战。在战争期间，克劳塞维茨在骑兵军任参谋长，参加了奥斯特罗夫诺会战、斯摩棱斯克

争夺战和博罗迪诺会战的筹划和浴血战斗，并荣获过沙皇金质佩剑奖。当拿破仑侵俄大军遭到沉重打击败退时，他随维特根施坦军团参加了对拿破仑的追击。由于克劳塞维茨亲身从各个不同角度经历和观察了这场战争，因而使他搜集到若干不寻常的战争经验。12月，他作为俄军联络官，同普鲁士军队谈判，曾协助说服普鲁士将军冯·瓦滕堡·约翰·大卫·路德维希伯爵·约克（1759—1830）率部两万余倒戈。1813年，战争移到德意志境内，克劳塞维茨于3月回到柏林，并在4月以普鲁士军官的身份参加了格爾申会战。8月，被任命为俄普联合军团的参谋长。9月参加了格爾德战斗，因作战有功，被晋升为俄国皇家上校。1914年4月，克劳塞维茨重返普鲁士军队，被接纳为普鲁士军队的步兵上校。1815年，在第七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中，克劳塞维茨以普鲁士第三军参谋长的身份，随布赫尔军团参加了林尼、滑铁卢会战。直到联军最后战胜拿破仑，缔结了第二次巴黎和约之后，他才结束了自己长年转战疆场的不安定生活。同年秋，克劳塞维茨在科布伦茨被任命为莱茵军团（格乃泽瑙为司令）参谋长。自始，他便加紧利用空闲时间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工作。

列强战胜法国后，使欧洲的封建势力得以巩固。在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得势，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主张改革的人纷纷受到排斥和打击。克劳塞维茨在反法战争中虽战功卓著，也未能幸免。1818年5月，克劳塞维茨被调任到只管行政不得过问教育的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职位。同年9月升为少将，时年三十八岁。克劳塞维茨曾一度因此而失望和痛苦。但他不甘寂寞，决心通过著书立论，把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世。在任校长的十二年间，克劳塞维茨除去处理必要的业务外，深居简出，闭门致力于著书立说。为了从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去阐明战争的本质，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间所发生过的一百三十多个战例，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腓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以及

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战史研究的评论，还整理总结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战史著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提高，使之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战争论》就是这时诞生的。为了使这部书更臻完美，克劳塞维茨打算再做一次大的修改，但可惜的是，他的夙愿最终未能得到实现。1830年春，克劳塞维茨又不寻常的奉命调到炮兵部门工作。当时，《战争论》尚未修订完毕。于是，他不得不中断自己这项十分心爱的理论建树工程，将手稿三千多页分别包封并贴上标签，准备以后再修改。然而，却一直未能得到机会。同年8月，克劳塞维茨去布勒斯劳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月又调任格乃泽瑙军团的参谋长。1831年11月16日，因患霍乱逝世。

克劳塞维茨死后，他的妻子玛丽投入了全部身心，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十卷，其中第一、二、三卷就是《战争论》，它是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其余各卷主要是对战史的研究和评论。

《战争论》全书分三卷八篇一百二十四章，加上附录，约七十余万字，内容涉及了军事领域的诸多方面，包括：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斗计划，以及作者在1810—1812年为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的材料和《关于军队的有机区分》、《战术或战术学讲授计划和提纲》等。其中，由于克劳塞维茨注意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考察战争问题中有关战争与政治等各种矛盾问题，因而阐发了诸如“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等一系列带有某种唯物主义成份的独群卓见。尽管《战争论》毕竟还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但是由于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②，因而仍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它所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② 同上，第13页。

蕴含的丰富和精湛的战争哲学思想，更给我们以某些战争方法论的启迪。

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生活的时代，是近代欧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出现了革命的高潮。在法国、爱尔兰、瑞士、荷兰和比利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和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法国一千多年来腐朽的封建制度，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给专制君主制度、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并用资产阶级统治代替了封建特权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革命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废除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用革命的手段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剥夺了教会的独立，废除了农民承担的封建义务，使多数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还打破了封建割据、关卡林立的局面，统一了国内市场、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这次革命还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推动了整个欧洲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曾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进了一个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国际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以更大规模的发展。

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接踵而至的，便是震撼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从1793—1815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先后七次结成反法联盟，进行了对抗法国的大规模的欧洲性战争，这就是史称“拿破仑

战争”的时期。

拿破仑战争在1794年以前，是革命和正义的民族战争。当时，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欧洲各国反动统治者的极端仇视。1793年初，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等国，随即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开始围攻法国。对此，法国人民奋起抵抗，打退了反法联盟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革命。

然而，法国资产阶级在粉碎外国侵略军的干涉后，又企图称霸欧洲，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掠夺性战争。从1794年法国“热月政变”开始，特别是1799年拿破仑执政以后，对外大肆推行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遭到各被占领国及其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

拿破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战争在发展和完善资产阶级的崭新的军事制度和先进的作战方法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应否认的。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社会关系，解决了法国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放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扫除了军事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障碍，因而使得革命的法国人民在军事上表现出了巨大的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①。一句话，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引起了军事上的巨大变革，具体地说，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募集军队方面，变雇佣兵制为全民征集制，使民众得以广泛参战。旧军队实行的是雇佣兵制，受雇的士兵视在战争中捐躯为愚蠢，他们的行动主要靠高额的兵饷引诱和严格的纪律强制，因而作战时十分消极。同时，由于供养这样的军队耗费很

^① 《列宁军事文集》第335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大，因而也大大限制了军队的数量。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则废除了雇佣兵制，实行了全民征集制，获得解放了的广大民众积极应征，使兵源迅速扩大，在较短的时间里，就组建了大量新军队。由于广大士兵抱有为保卫自己在革命中取得的利益而战等正义和崇高的革命目的，因而在装备差，缺乏训练等情况下，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纪律性，并通过勇敢作战，打败和击溃了外国军队的进攻，以及国内反动武装的倒行逆施。

二是在军队编成方面，变各种的单独编组为混合编组，提高了军队独立作战的能力。由于旧军队的步兵、炮兵和骑兵都是单独编组，独立行动，因而不便联合作战，难以发挥整体威力。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组建的军队，则将原先单独编组的步兵、炮兵和骑兵，混合编组到新成立的军、师统辖中，使之加强了兵种之间的协同，提高了军师等建制单位独立作战的能力。

三是在选将领兵方面，变重门第为量才能，变严酷体罚为民主管理，使军队的性质发生改变。旧军官都必须由有贵族身份的人担任，1781年，法国国王还勒令，只有四代都是贵族的人才能担任军官。这种重门第出身的惯例，使旧军官队伍中掺杂了不少年龄过大或昏庸无能之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从贵族中选拔将帅的传统观念，它不问是否出身贵族，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被选用为军官，在每一个士兵的背囊里都可以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它使得军官的质量大为提高。另外，在军队的管理上，旧军队的军官可以任意打骂士兵，对士兵的各种体罚也极为残酷。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则根本废除了对士兵的体罚制度，并力求通过鼓励士兵的荣誉感，关心爱护士兵等方法，激发他们甘于为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信念，以及必胜的信心，它使得官兵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民主化的趋向。

四是在行军给养方面，变帐篷宿营为露营，变基地供应为就地征集，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提高。旧军队在战时通常采用帐篷宿营，十万之军往往就需要六千马匹运帐篷，庞大的辎重部队，不仅

占用了大量战斗兵员，而且行动不便，严重地限制了军队的机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军队在行军时，则丢掉帐篷实行露营，它不仅将运送帐篷的人员马匹直接转变为作战力量，而且还由于减轻了辎重，使军队的机动力大为增强。另外，旧军队的粮秣通常全靠基地供应，尤其是牲畜的饲料往往为人员口粮的数倍，致使后勤给养任务十分繁重。由于这种军队给养的严重负担，出现了所谓三日行程制和五日行程制等，即军队与供给基地的距离达到三日或五日的行程时，必须停止前进，等待基地的跟进，它束缚了军队长距离的行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改变了这种给养制度，采取粮秣就地征集补给的办法，以满足军队给养的需要，从而减少了军队对基地的依赖性，为军队在广大范围内高速度长距离的机动作战创造了条件。

五是在作战方法方面，变落后的线式战术为散兵战，适应了新的作战特点。旧军队实行线式战术，战斗队形通常以营为单位，编成数列横队，第一列射击，第二列瞄准，第三列以后各列装弹药作射击准备。射击时，必须按照统一的口令齐射，前进或后退时，必须一起行动，并且步幅和步速要一致。这种呆板的战术只适用于平坦地，在山地和森林地则难以采用，并且，还必须在战前进行长时间的严格训练，否则也不能运用。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曾出现了散兵战术。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这种战法则得到了广泛地推广运用。在作战中，士兵可以根据地形地物灵活地展开散兵线，它既便于隐蔽自己，又便于发扬火力。这种战法可以适用于各种地形作战，它使伤亡大为减少，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总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宣告了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落后的旧战争学说的彻底破产。拿破仑也正是凭借其通过上述种种变革后所特有的军事组织和崭新的作战方法，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欧洲各君主制国家的封建雇佣军队。与此相反，欧洲历次反法联盟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封建雇佣制度和采用线式战术等过时的作战方法对抗法军，其结果，只能是屡遭失败。